

Hiroshima

John Hersey

广岛

[美] 约翰·赫西 著

董幼学 译



Hiroshima

John Hersey

广岛

[美] 约翰·赫西 著

董幼学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014028572

Hiroshima
by John Hersey

copyright 1946, ©1985 by John Hersey
copyright renewed 1973 by John Hersey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International and Pan-American Copyright Convention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Beijing Book Paradis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岛 / (美) 荷西著; 董幼学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495-5315-0
I. ①广… II. ①荷… ②董…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416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出 品 人: 刘瑞琳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05千字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i

imaginist

想像另一种可能

理
想
国

imaginist

美国为什么对日本动用原子弹（代序）

刘 柠

1945（昭和二十）年8月6日，中国^[1]地方的广岛天气晴好，无一丝云，却出奇地闷热。

清晨7：09，空袭警报拉响，因为城市上空出现了三架B-29轰炸机。但飞机很快就飞走了，7：31，警报解除，人们又恢复了日常生活的节奏。然而，四十五分钟后，另一架B-29轰炸机“伊诺拉·盖伊”（Enola Gay）号盘旋而至，然后从市中心的上空投下了一颗长三米、直径七十一厘米、约三吨重的“新型炸弹”，代号

[1] 日本的行政区划，指中部地区，即本州岛西部，包括冈山、广岛、山口、岛根和鸟取五县。

“小男孩” (Little Boy)。炸弹在距地面五百七十米的空中爆炸，出现了一个直径约为一百五十米的巨大火球，放射出耀眼的异样光芒。火球缓缓上升，直至六千米高空，形成一团蘑菇云。蘑菇云的下面，成了地狱：爆炸中心点方圆五百米以内，全部人和物被三千至四千度的高温烧成焦炭。截至当年 11 月，据日本政府发表的统计数据，逾七万八千人死亡，八万四千人受伤，一万四千人失踪，六万户家屋全毁或半毁。其后，因核辐射而罹患被称为“原爆症”的不治之症、最终死于该症者，不计其数，乃至精确的统计至今仍无法完成。1976 年，联合国秘书长发言说，死于“热线、暴风和放射线的人多达十四万（误差一万）”。一个繁荣的城市，就这样被一颗神话般的“新型炸弹”彻底摧毁。

从军部、政府到普通国民，完全不知道受到了何种武器的袭击。8 月 8 日，刊载于《朝日新闻》的“大本营发表”只是说：“6 日，广岛市受到敌 B-29 轰炸机的攻击，发生相当程度的受害。敌在攻击中，似乎使用了新型炸弹。其详情目下正在调查。”爆炸发生时，正在位于广岛宇品

的陆军船舶司令部服役的一等兵、战后成了日本首屈一指的政治学者的丸山真男，结束了一次紧急集合，暂时解散后，刚回自己的房间。看到房间里的情形，他大吃一惊：“首先，入口处大门的合页脱落，门朝里倒下。有的桌子翻了个个。到处是散落的文件，一屋子净是玻璃碴子。”F中佐踉跄着进得门来，头上脸上被纱布包扎，只露出眼睛。丸山问：“中佐，你怎么了？”中佐“嗯”了一声，大声说道：“日本也要尽早造出好的炸弹！”当晚，丸山从短波收音机中听到了杜鲁门的声音：“投下了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随后，杜鲁门又谈了几句原子弹制造和试验的由来，说起初“源于德国的开发”。虽然丸山的英语听力有限，但他还是捕捉到了“Atomic Bomb”（原子弹）的表述。他边听边笔记，然后火速把笔记送到参谋室。可参谋们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这位东大法学部的毕业生在说什么。

与此同时（8月8日），大本营派遣了一个调查团飞赴广岛，实施受害调查。该调查团由陆军中将有末精三带队，包括陆军省的高阶军官和理化学研究所（理研）

的精英科学家,其中就有仁科芳雄博士。仁科芳雄(Yoshio Nishina), 1890 年出生于冈山县浅口郡,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电气工学科。1921 年, 他赴欧留学, 曾长年跟随卢瑟福和尼尔斯·玻尔等大师精研量子物理学, 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具有前沿国际视野。回国后, 于 1931 年在理研内设立仁科研究室, 推进量子物理学研究, 是主导战时日本原子弹研发活动的核心人物。

黄昏时分, 运输机抵广岛, 在城市上空盘旋了好几圈。仁科博士脸紧贴舷窗, 俯瞰机翼下满目的废墟, 低声自语道: “这是原子弹……” 登陆广岛后, 通过 X 光片被感光等事实, 仁科迅速断定这种“新型炸弹”就是原子弹——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紧接着, 8 月 9 日, 长崎复遭“新型炸弹”的袭击。五天后, 仁科飞赴长崎调查, 再次确认了“被爆”的事实。广岛、长崎先后“被爆”, 首先意味着日本在原子弹研发竞争中彻底败北。

正如广岛核爆后, 杜鲁门在广播讲话中所言, 二战期间世界主要大国间的原子弹研发竞争, 确实源于德国。1938 年 1 月, 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 (Otto Hahn) 和菲里

茨·舒特拉斯曼 (Friedrich Wilhelm “Fritz” Strassmann) 首次取得了铀 235 元素原子核裂变实验的成功。论文发表后，举世震惊。彼时战祸未起，欧洲还是“太平盛世”，故该成果才能为世所知。

最受震动的是美国。当时美国有很多受纳粹迫害从德国逃亡而至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首先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希特勒很可能已经开始着手原子弹的研发。于是，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说如果德国先行造出核弹的话，势必会称霸世界，因此务须先发制人，“这种炸弹如果用船运，假如在港湾爆炸的话，一发就足以让港湾和周边的部分设施毁灭”。爱因斯坦写这封信是 1939 年 8 月，一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斯福随即下达了原子弹研发的指令，同时批准了六千万美元的预算——此即后来所谓“曼哈顿计划”的雏形。至 1942 年 9 月，美国为开发计划共投入了逾五十万人和二十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在国内相关各州和加拿大建设了数万英亩的研究、实验和制造设施。作为民主国家，可以说破例构筑了旨在赶在纳粹德国之前造出核弹的“举国体制”。

与美国相比，在核裂变现象的发现和实验阶段，德国虽一度领先，但在核弹研发过程中，却丧失了先机。主要原因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和排犹政策，“恨屋及乌”，觉得“原子物理学是犹太人的科学”，而“美国作为犹太人统治的国家，没啥了不起”。大概是早年失意的小布尔乔亚艺青经历使然，希特勒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全无体察，认为两年后才有可能研制成功的原子弹无非是“明天的武器”，远水不解近渴，而他迫切需要的是导弹等“今天的武器”。尽管有施佩尔等人拼死谏言，却终未得到希特勒的理解和支持——德国事实上放弃了核弹的研发。

而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期，日本统治集团却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陆军和海军方面均做了相应部署，设定了战略目标，铺设了研发体制，其主导者就是仁科芳雄。据美国历史学者、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约翰·道尔（John W. Dower）的研究，日本原子弹开发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41年至1942年为第一阶段，是军部组织的预备调查期；1942年7月至1943年3月为第二阶段，

由海军主导的专家委员会论证制造原子弹的现实可行性，即“B研究”^[1]；1942年底至1945年4月为第三阶段，在陆军的主导下，在东京帝大实施“に号研究”^[2]；第四阶段始于1943年中，至战败无果而终。在海军的主导下，于京都帝大实施了“F研究”^[3]。

与美国不惜以“举国体制”打造的“曼哈顿计划”相比，德国在原子弹研发上的投入少得可怜——全部加起来只有约一百名科学家和一千万美元。以至于战后，美国调查团对战时德国的核武研发状况进行了一番深入调研后，团长 Kramish 说：“整体而言，德国铀制造设施的规模之小，到了滑稽的程度。”那么，与德国的“滑稽”相比，日本如何呢？约翰·道尔认为：“与美国所投入的研发经费进行准确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日本与美国研发计划的规模之差到底有多大，是可以感觉到的。如果粗

[1] B 为“Bomb”（炸弹）的缩写。

[2] 战时日本原子弹研发工作的暗号名。“に”为仁科芳雄姓氏开头的假名，一般写作片假名的“ニ”，为区别汉语起见，本文中特写作平假名的“に”。

[3] 核裂变研究，F 即“Fission”的缩写。

略地以战时一美元兑四日元的汇率来估算的话，曼哈顿计划所投入的二十亿美元应该是日本的三千倍以上。”

三千倍，是什么概念？何况这还只是研发资金上的差距，如果再加上人力和物资要素的话，两国的差距真不可以道里计。战后，透过曾参与战时原子弹研发工作的科学家所写的一些回忆文字，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的窘况。如加热实验必须使用砂糖，因砂糖在当时是珍贵的战略物资，属于珍稀奢侈品，陆军方面迟迟不予配给。彼时在理研负责六氟化铀制造实验的一位名叫木越邦彦的年轻研究员实在等不及，不得不回家，从自家的厨房“监守自盗”，偷偷带回实验室，乃至遭到母亲的训斥。1944年5月，终于从陆军方面得到了二十公斤砂糖，木越立马成了理研的大红人。拎着砂糖一路走过职场，无论到哪，都会被人围住：让俺尝一口！

事实上，虽然日本统治集团中的一些精英出于比较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焦虑感，锐意敦促原子弹的研发，但绝大多数日本科学家却认为不仅日本，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交战国，不可能在战争期间完成实弹的研发和制造，甚至连

研发活动的核心人物仁科芳雄本人也作如是观。1949年，仁科在接受《国王》(King)杂志的采访时，坦率承认战时日本科学家虽曾致力于核武器研发，但最终却达成了制造原子弹“不可能”的结论的事实。据历史学者、《文艺春秋》前主编半藤一利(Kazutoshi Hando)的研究，早在1941年10月，陆军方面就提交了一份关于核裂变应用前景的报告，请求理研仁科研究室予以研究。当时，仁科研究室有百余名研究员的豪华阵容，不乏后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一流科学家，如朝永振一郎、坂田昌一、武谷三男等，俨然是日本现代物理学的“麦加”：

如果在那个时点上，这些人集合在一起，开个会的话，说不定会拿出与德国同样的研究成果。理论上，这些优秀的日本头脑，比德、美有过之而无不及。可遗憾的是，仁科“嗨”了一声，从大河内博士手中接过计划方案，便搁进写字台的抽屉里，没有任何付诸实际运作的迹象。也不知为什么。而这时，朝永、坂田、武谷等人，应该还蒙在鼓里。

1942年12月2日，是原子物理学史上划时代的时刻：在芝加哥大学实施的、由美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主导的铀235元素核裂变实验获得成功。当然，反应堆上插着控制棒，保证不会产生临界反应后的爆炸，但原子弹爆炸原理的推论被证明，人类能造出原子弹已无悬念。差不多正是在这个时候，仁科博士突然从办公桌的抽屉里翻出一叠报告，递给竹内枳教授，并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军部来了这么个东西。说是利用原子核分裂反应，能做成炸弹，从而成为强力的兵器，说日本也要研究一下原子弹。”而这位竹内枳教授，当时只有三十一岁，是理研宇宙射线研究团队的一名青年科学家。1961年，半藤一利作为《周刊文春》的记者，曾采访过竹内：

采访时，（竹内）已是年近五十岁的学者。无论如何，日本把全权交给一位年仅三十一岁的物理学者，原子弹制造研发算是正经起步了。可那些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在美国，原子弹研发是注入了庞大

的资金，作为一大国家事业而起步的。日本则慢悠悠的，暂且托付给一位科学家，开始了原子弹研究。

战后，日本学界和传媒界也对战时日本原子弹制造研发的失败多有反思，但这种反思基本上不是围绕原子弹研发本身之罪错的道义原则问题，而是针对何以美英等民主国家能调动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和资源，应对在当时看来不啻为天方夜谭的大规模原子弹制造研发工程，反而是帝国日本和纳粹德国这样的极权国家却失败了，缘何如此的“历史教训”的检讨。1953年，曾负责铀矿探索的原陆军技术军官山本洋一发表长篇回忆，严厉批判对原子弹研发工作负组织、主导之责的仁科芳雄等民间科学家，“只重视纯科学，对应用科学和技术则缺乏理解”。

应该说，山本的指责不无道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直至接受军部的研究委托之前，仁科研究室在籍的百余名物理学者中，从事原子能研究者一个都没有。另一个现代物理学研究重镇——由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主导的、以尖端原子理论及实验而著称的京都帝国大

学也大同小异。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像英、德、美那样，由科学家动议，以原子弹研究的必要性诉诸政府的情况全无记录。相对于军部的“急功近利”，越是顶尖的科学家，沉湎于纯粹“学问”的倾向越强烈，对原子弹研究的兴趣便越寡淡。

仁科其人的心态确实是一个谜，他生前也绝少披露自己的心路历程，但他无疑是一个爱国者。约翰·道尔从他作为原子弹制造研发工作的组织者，应对却不甚积极，甚至颇有些消极被动这一点，认为他从内心对野心膨胀得失去了理智的军部感到失望，但却在为挽救国家而努力。他为原子弹研发而投入的选手，也许并非是最优秀、最合适的人才，如竹内赓和木越邦彦两位青年科学家，前者并非原子物理学家，而是宇宙射线研究的专家，后者连同位素分离的专家都不是，却被仁科拉来做制造六氟化铀的实验。可另一方面，如果仁科不做这种安排的话，两位科学家十有八九会被征召入伍，战死沙场也未可知。事实上，木越确实因仁科调他来从事六氟化铀实验而免除了突然而至的征召。他回忆当时，仁科以一